

岁月笔记本

父亲的公路、秦岭与周至

我的父亲出生于全面抗战打响的前一年，名叫贵生，但其一生无富不贵。父亲不到三岁丧母，娘舅家虽然是陕北米脂民国年间最有名望的杜家，但他们这一支属于殷实之家遇到了瘾君子，及至清醒收手时，我大老舅无后早亡，二老舅留一孤女，三老舅杜贵贵却因子女过多拖累大，讨生活时客死异乡。

因母亡父再娶，父亲在刚解放后就进入了陕西省公路工程局(1983年易名为陕西省公路局)下属的工程队成为一名养路工人。在1983年返乡之前，父亲的足迹随着工程队走遍了关中大地，但大多数时间是驻扎、穿梭在位于周至县的108国道秦岭山狐狸沟的沟沟岔岔。1983年1月，陕西省公路局精简施工队伍，工程队职工几乎悉数解散回地方公路管理段，父亲带着他行走大半生的背囊回到了早已陌生的陕北老家，也回到了我们的生命中。那块印有陕西省公路工程局第x x工程队字样的白毡子，就成为过往岁月给我父亲残留的重要凭证。

父亲的回归打破了家乡人外出者身上所寄予的瑰丽想象，也打破了他遥遥故乡时很多可归属于一厢情愿的情感依恋。身在故乡的异乡人的复杂情感体验让父亲短暂的晚年时光充满了孤独与忧伤，也让他长期沉浸于陕西省公路局工程队在秦岭山的集体生活中不愿走出来。他怀念行走在秦岭间处处相逢的山石草木，想念那些胼手胝足、共度日月的工友们，那时的生活有温情，心里有盼头。回到老家，却沦落到大家庭勾心斗角的牺牲者，自己也无意为小家庭遮风挡雨，他的生命力就在无休止的磨难中被侵蚀殆尽了。

父亲在秦岭山中的筑路、养路生活，是由年幼的我们姐妹每年冬天翘首期盼的木耳、核桃组成，也是由母亲回忆中的毛栗子、木材，间或对夏季暴雨天的忧虑组成，更是由父亲偶尔讲述到的路基塌方的危险与过路司机的惊险组成。经由父亲不经意时一星半点的渲染，我遥想着秦岭的地形必然不同于我老家圆熟的馒头山，它应该是陡峭嶙峋的石头山中零散着星星点点的土地，山间水势浩大急促且水珠晶莹剔透，因此这土与石之上就遍布了高大的乔木、低矮的灌木与苍绿的苔藓，山间随处可见金丝猴、大熊猫，甚至有老虎、豹子。每年秋天树叶黄了、红了，林间遍地都是野生的毛栗子、核桃、木耳与香菇；秋尽冬来之际，树叶落尽后，高大、黢黑的柿子树上挂满了黄澄澄的柿子，秦岭就被鬼斧神工的大自然渲染成一幅水墨大写意。

但最为切身的体验是在四十多年前，刚上小学一年级的我为买文具给父亲写了封信，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自己手书的地址中有陕西省周至县公路工程局第x x工程队狐狸沟道班字样。对于父亲那一代人而言，没有儿子是其一生都难以摆脱的伤痛，但我的那封信却让秦岭山中如他一样的大老粗工友们艳羡不止：这小女子日后是中状元的料！虽然我的一生也就是一所普通大学中的普通教授，但我知道自己的身上，曾经给予了秦岭山中那群没有多少文化的养路工人对远方子女成人成才的殷殷期盼。因着讲述得断续难继，父亲的秦岭在我的想象中就出现了巨大的偏差。我一直以为父亲驻守在隶属于周至的108国道秦岭段，秦岭和周至就在西安与关中平原的正南部，这里属于怪石嶙峋的高山地带，山民不事稼穡就可仅凭自然的馈赠为生。却不料近年来有研究生告诉我，他们周至在关中环线的西南部，以平原地带的农耕生活为主，这始料未及的巨大反差从根本上源于父亲的早逝和我的寡闻。但108国道途经周至狐狸沟却是确证无疑的，学生的爷爷上世六、七十年代曾在这里为公路工程局义务出过民工，在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上，那个年代的人远比现在要积极主动得多。

在现实与记忆之间，我终于找到了一个衔接点。父亲的公路、秦岭与周至，注定还会在我的追忆与遥想中茁壮成长，而它的鲜活与生动，也离不开女作家叶广岑笔下的辛勤灌溉。叶广岑曾为《陕西工人报》的记者，长期活跃在秦岭的南北麓，也曾为探究蜀道在周至挂职县委副书记，她在《老县城》一书中对108国道沿线秦岭文化遗迹的追念，让那些早已淡忘的过去重新走入人们的视线中，也包括离开了25年的父亲那神秘莫测的秦岭、惊险而诡异的108国道以及那些质朴狡黠的土匪后裔。

小小说

一生之“敌”

■ 马 琪

有一位衣着朴素的黑瘦少年，拿着书本和笔记，目光炯炯，念念有词，便是强永刚。而家住政府大院的庄博，是足球场、电脑班的常客，似乎把学习当消遣，把考试当游戏，但轻轻松松就能和强永刚平分秋色。

说到这里，张锋自罚一杯：“这事怪我！老偏和小庄本来挺和气，可我说说老偏是张飞、小庄是马超，两人大战三百回合不分胜负！”薛莉玫端起酒：“我也有份，我给闺蜜说，永刚是苦学、庄博是巧学，我要向庄博学习。谁知永刚就在身后的树下背书呢，我永远忘不了他那一刻的眼神。”张锋笑了：“你这不挑事吗？谁不知道这俩货对你有意思！”庄博放下酒杯，“这件事我无从得知。但是自从那年的运动会之后，永刚不和我说话了。”

那是1989年，校运动会设立了男子5000米项目，“新闻发布官”张锋喊着：“5000米就庄博一个人报名，随便跑都是冠军！”薛莉玫说：“敢于挑战才是男子汉！”第二天，起跑线上的庄博，身边多了个对手——强永刚。发令枪一响，身着“两道杠”秋衣的强永刚用百米速度冲了出去，神情动作宛如动辄和人玩命的傅红雪。而一袭白色李宁的庄博，气定神闲地开跑了，举手投足似挥洒洒脱的楚留香。前半程，强永刚一圈圈地超越着庄博，但速度越来越慢，一张脸由涨红变得惨白。庄博一直匀速前进，面不改色，后半程逐渐赶了上来。并肩跑过终点时，庄博发现强永刚的眼里泪水盈眶。

再过一年，面临毕业。上世纪90年代初的县城学子，把考中专作为人生梦想。因为二十出头中专毕业，就能“农转非”、当国家干部。但任凭班主任磨破嘴皮，庄博执意放弃了中专复试，报

了市里的重点高中。少了个对门的强永刚高歌猛进，以全市第一的高分考取了省商业学校。看着校门口的光荣榜，大伙都说，强永刚终于扳回一局。

谁承想90年代末，市场经济大潮席卷到了县城，县百货公司供销科科长强永刚也走进了下岗行列。另一个赛道上，庄博本科、硕士再攻读。艳羨庄博的人，已经忘了他当年有个不服输的对手。1998年腊月，有人在风雪交加的年集上，发现了一位不肯叫卖的摊主，惨淡经营着调料生意，赫然就是强永刚！下午，货摊突然火爆，一群顾客把他的货包围了。

往事微醺处，酒过三巡时。张锋欣然道：“老偏后来想通了，开了这家‘老强巧面馆’，荞面恰烙火得不要不要的！”“永刚当了老板还是偏，”薛莉玫莞尔：“恰烙只做得干，不供应酸汤。调料必须由他亲手一碗碗调，顾客再多、再有意见，也只能等着！”庄博也笑了：“我前年就领教了！”

薛莉玫垂泪道：“永刚下岗第二年，丽丽妈就在车祸中过世了，从此父女俩相依为命。好在孩子争气，考上985，在上海的世界五百强工作。丽丽和阳阳一个公司，俩孩子一见面就投缘，很快就走到了一起。马上谈婚论嫁了，谁知我……”庄博接住了话头：“我永远忘不了年集上，丽丽那冻得红扑扑的小脸。丽丽跟阳阳成家后，永刚就缺了份照顾。为表示歉意，我按县上的规矩，托小薛找永刚，给了二十万彩礼……”

张锋一口酒喷了出来：“我以为啥事呢！按县上的行情，二十万不算高啊，何况你这位上市公司高管。”县文明办主任李建华插话了：“那是大家不了解老偏！他前阵子还找我说，咱县的高价彩礼是陋习，让县上倡议抵制！昨

天，他把一位倒在街上的大爷送进了医院。面对镜头他还说，‘大家都叫我老偏，我就是要跟歪风邪气对着干！’”庄博闻言，良久不语。

另一边，正在独自闷闷酒的强永刚，接到了丽丽的电话：“我和阳阳商量好了，我们的婚事不让父母掏一分钱！庄叔是不对，可您咋当着那么多同学打他的脸啊？您知道吗？那年您卖的调料，全是庄叔动员他家亲戚买走的！张叔借您开店的钱，其实是庄叔给拿的！您能向市场管理人员面前掉眼泪、能跟顾客赔不是，就不能放下庄叔那口气吗？”电话那头，女儿泣不成声。老偏眼睛红了：“三十年了，少年意气，早放下了！可老庄他搞歪风邪气，我就是不答应！”

一周后，强永刚被李建华拉住，邀请他参加一个仪式：“问那么清楚干嘛，去了就知道了！”原来，这是县“关山新风”基金会组织的表彰大会，强永刚以救助发病老人、拒收高价彩礼的事迹上台领奖。强永刚悄悄问主持人：“啥时候有这么个基金会？”主持人抢过话筒说道：“各位观众，关山新风基金会，是从我县走出的学者、企业家庄博博士刚刚发起并捐资成立的，目的是提倡社会新风、鼓励见义勇为的善举。强先生，您有什么话要对观众说吗？”强永刚正色道：“我要把这万块钱奖金拿出来，再捐十万给基金会！为社会做贡献的事，我也有份！”

一个月后，老强巧面馆摆了一桌新婚答谢宴。喝了“交杯酒”的强永刚和庄博，面红耳赤中吼起了塑料粤语歌：“人生如梦，朋友如雾，从不相识开始心接近，默默以真挚待人……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拉你手，朋友！”

(作者供职于宝鸡分公司)

视野万象

情牵川陕的

慈安桥

■ 李焕龙

一条紫溪河成了川陕分界线，而一座钢架桥却成了两岸村民的连心桥。

清晨，住在小河北岸的陕西人王克超到南边去挖红薯，在桥上遇到了到北边来翻犁玉米地的四川人王永军，二人点头、微笑、挥手之间，就走过了这座横跨紫溪河，长5米、宽1.5米、高3.5米的小型钢架平板桥，各自跨省到达了对方地界的插花地里。

作为陕西人的王克超，是安康市紫阳县麻柳镇水磨村的村民，三代之前的河对岸的王家本为一族。住在这里的人们，虽然祖祖辈辈都知道川陕两省是以紫溪河为界的，但因农户之间的家族、亲戚关系不分省界，长期互动，自然导致人口户籍、土地界群与省界不相一致。四川那边的万源市紫溪乡柿子坝村，住着陕西的一个村民小组，即水磨村6组，共有12户人家和20亩水田、130亩耕地。除此之外，隔河相望的水磨村4组、柿子坝村2组分别有几户人家住在对方的

土地上。因此，过河种地和亲友交流、人员往来，虽不被省界阻隔，却因一河相隔而困难重重。冬季水涸，可以涉水过河，但高山水寒令人望而生畏；夏季水流湍急，无论大人务农、小孩上学，都有危机四伏的险情。为此，两岸村民合力而为，多次用木头搭建便桥供人过河，但时间一长，桥面不是光滑就是腐朽，既不耐用又有安全隐患。

一河两岸，都有各自的县乡公路、通组公路和联户路、产业路，就因少了连接省际的跨河桥梁，两边村民才有了四季心的“过河难”。2021年初夏，紫阳县慈善协会会长金韶发听到群众反映后，当即带领副会长汪义德前去调研，二人在一河两岸走访村民、实地踏勘、征求意见，大家一致赞同修建一座钢架桥，连通两边村道。水磨村党支部书记成军受到鼓舞，达成友好协议：各自出让土地、出工出钱，统一规划设计，统一施工管理，一定

要把善事办善、好事办好。

陕西的“慈安便民桥”修到了四川地界，让对岸的四川村民拍手叫好。这座小桥，不仅方便了两岸群众的生产、生活与学生上学，而且让两省边界的治安联防、社会治理、防汛救灾、生产互助有了更多的合作、更好的推进，并使村民们在经济、科技、文化交流中增进互信、加深感情、实现双赢。今年春季，一桥两岸、川陕边界的两个睦邻友好村党支部协商议定，报经双边乡镇党委联审批准，成立了“边界联调党支部”，及时调处相关问题、理顺双边关系，合力推进乡村振兴。为了公平公正，由两个邻村的党支部书记依年度为序，分别担任轮值书记。水磨村党支部书记朱建国说：“今年的书记由对方担任，明年轮到我了，我已经想好了施政方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把这个特殊党支部的联手、联心、联合作用，发挥得如同‘慈安便民桥’一样通达顺畅、利民利公！”

诗意人生

等待

■ 康 魏

谁等待谁 都是一种煎熬 山涧里的小溪 挣扎着奔腾 雨中的燕子是飞翔中的雕塑 夜再黑 有天边的北斗 年再深 有灌溉的月光

谁等待谁 都是一种快乐 灵动的风 奏响窗棂上的梦 山坡上的树是云水光影的画 雪再冷 有蓝色的童话 路再长 有开放的格桑花

谁等待谁 都是一场盛宴 春风展雪舞 举夏荷秋秋月 一醉到天涯

谁等待谁 都是一首歌 唱着唱着 便化作了莹莹的泪珠

(作者供职于蒲城县交通运输服务中心)

读交通见未来 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中国交通报 CHINA TRANSPORT NEWS +手机数字报 中国邮政发行百强 交通运输部主管 中国交通报社主办 全年定价：460元/份 订阅方式 1.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邮发代号：1-72 2.“中国邮政微邮局”微信公众号订阅 邮政咨询电话：11185 或通过该公众号线上客服咨询 微信扫一扫进入订阅链接